



巢湖人物

85

巢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2025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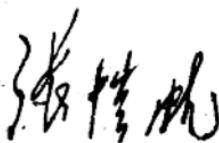
序

巢湖市（原名巢县）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小时读私塾，就了解它很美，曾熟背“三面青山一面湖”，“南谯曾说小姑苏”的诗句。青年时期在那里搞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与那里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现在，巢湖市政协编辑了《巢湖人物》，嘱余为序，敬谢不敏，谨赘数语于前，不敢言序。

巢湖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胜迹，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涌现了很多政治家、军事家、爱国志士、文苑精英，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巢湖市政协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编成了这本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文史资料。它既可以用来编写地方人物志的历史记载，又是生动介绍历史人物故事的通俗读物，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书中又注意广泛收集巢籍爱国人士在历史上作出的爱国壮举，显示了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本书由于写的是本乡本土的人和事，所以使人读来亲切有味，爱乡怀土之情油然而生，因而不失为爱祖国爱家乡的一种乡土教材，用来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振兴中华，先要了解中华，爱我中华；建设巢湖，也要首先了解巢湖，知道巢湖历史人物英勇奋斗的史实，从这个

意义上说，巢湖市政协确实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当然，这部书由于工作量大，客观条件限制，有的篇目难免粗糙一些，但这是瑜中之瑕。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巢湖市历史人物的经历和他们创造的业绩，将会广为传播，从而鼓舞和激励人们发扬开拓前进的精神，去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张洁忠".

一九八五年国庆于合肥



冯玉祥



张治中



李克农



李慰农



陈原道



杨士彬

巢湖人物目录

序	张恺帆
冯玉祥	1
附：冯玉祥回乡记	34
冯将军回乡期间趣闻	39
张治中	43
附：张治中热心桑梓教育	66
李克农	71
陈原道	77
李慰农	85
万 诚	92
杨士彬	99
汪胜友	104
张本禹	108
陈其五	111
冯文华	120
董照聪	128
胡海如	138

张克东	140
翟宗文	142
石锦昭子	159
张孝华	165
丁筱樵	170
范 增	172
吕士元	179
俞廷玉、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	181
廖永安、廖永忠	185
丁汝昌	190
邢剑吾	196
周正峰	201
姜 渔	211
许 烨	213
罗 科	216
童雪鸿	217
高 植	223
篾进士	229
蒋小猴	231
孙乌宇	246
崂山杨	253
王汉三	257
陈四一	259
郑少悦	262

附录：名人在巢湖

胡总书记小憩临湖宾馆	265
朱副主席停车放王岗	266
谭震林等负责同志参观黄麓棉乡	267
郭老游巢留翰墨	268
张云逸来巢指导抗日	271
石涛泊船画巢湖	273
邓石如挥汗治印	275
姚兴鏖战尉子桥	277
刘铸栢鼎破金兵	279
姜夔泛舟谱神曲	281
罗隐咏诗传千古	283
曹操兵峙巢湖	284
周瑜出任居巢长	286
后记	《巢湖人物》编写组 288

冯玉祥将军

王德培 王纪晴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一行行闪光的脚印。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坚决抗战的民族英雄，一个反对独裁以身殉国的民主斗士。他的一生，始终保持布衣将军的本色。

“冯将军一生，是一个由农民出身的将军，而又逐步回到农民的过程”。（见翦伯赞《追忆冯玉祥将军》）他在《我的生活》中说：“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冯将军出身农民，原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竹柯村。父亲冯有茂是个泥瓦匠，家里贫穷，无法生活，当了张姓地主的雇工。他父亲由于酷好武艺，先考中武秀才，后投身刘铭传军队，由士兵提升为准军的哨官。母亲游氏，生了七个儿子，有五个因生活艰难夭折，只留下冯玉祥与大哥长大成人。冯玉祥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府青县兴集镇。他在北方的农村度过艰辛的少年时代。大概三岁光景，搬家到康各庄，离保定府城有二里之遥。房子又小又矮，年久失修，四壁泥皮脱落，炊烟把房子熏得漆黑一团，做饭时灰尘下落如雨。平时衣食不周。一个下级军官微薄的几两饷银是

无法维持一家生活的，青黄不接时，就当衣物，月头当，月尾赎，年复一年。冯玉祥从儿童时代就出入于当铺，受够了白眼，尝尽了受剥削的苦楚。因为家境困难，小小的年纪就得帮家里干杂活，打柴火、挖野菜。夏天当高粱快要成熟之时，就钻进热得象大蒸笼的“青纱帐”里，摘高粱叶子作柴火。“上头热烘烘的太阳晒着，蹲在里面，简直是象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地滴着，头上象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象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是我不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摘”。（见《我的生活》）。他就这样和农民的孩子一起亲身尝受农民的艰苦生活。这对他后来治军、从政有很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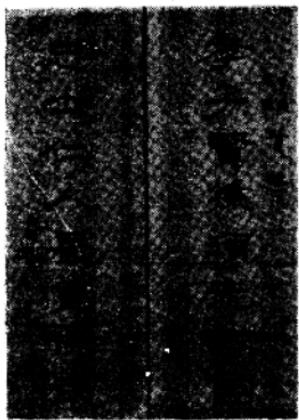
冯玉祥本没有读书的机会。说到他进私塾，那是天外飞来的福音。父亲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饱尝了无文化的苦处，节衣缩食供冯玉祥的大哥基道读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私塾。光绪十七年九月，冯基道补上了保定五营的骑兵。这年的束修已给了先生，下余三个月，就由冯玉祥顶替上学，补满三个月的期限。他念了三个月《百家姓》和“人之初”，受了启蒙的教育。三个月后，他就自己温课写字。买不起纸笔，就用细竹管扎麻丝一束，蘸着黄泥浆水在铁片上、方砖上练习写楷书。

一九〇一年初，冯玉祥在清政府保定五营陆军补兵入伍，当时才十一岁。说起他的补兵，还有一个故事：冯玉祥原名科宝，营里管带苗大人深深同情冯有茂家境困难。有一次，五营出现了一个兵员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旁边人就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子？”这一问，苗大人也愣住了，连他也不知道。接着那人说：“让我问问去”。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

一问，担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写了“冯玉祥”三个字。这就是名字的来历。要按照辈份起，应属于“基”字辈，他原名叫冯基善。补上兵，按当时惯例，年纪小，可暂时在家过生活，每月领取饷银。在保定府叫“恩饷”。这样，又使他有机会读了一年私塾。

十二岁的冯玉祥，身高已到四尺七八，就正式入伍拿枪。一八九四年七月，清朝正式向日本宣战，五营奉命开往大沽口警备。日本军舰炮口正对准大沽口炮台，他心里受到很大刺激。心里想：“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让敌人由我手里夺去！”中日战争结果，中国失败，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白银，让朝鲜“独立”（日本占领），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马关条约》的墨渍未干，俄国又联合德、法，勒令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赔偿费。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种子。队伍奉令修筑大沽口的炮台，他年岁小，白天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一干就是两年，用士兵的血汗，终于筑成架有二十四尊新式大炮；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防工程。不幸的是八国联军一攻入北京，就被列强强行勒逼清政府拆毁了大沽口炮台，自毁了“长城”。此时最使他惊讶痛心的是北京西城看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八国联军进城，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居然挂起八国的旗子，日本兵来了挂日本旗，德国兵来了挂德国旗，轮番做帝国主义的顺民，而劳动人民穿短袄的确是硬骨头，没有一个在大门口挂外国国旗的。人民是民族的脊梁骨，真正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奴颜婢膝的。



冯玉祥亲笔写的对联

风雨如磐的祖国大厦将倾，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正面临总的崩溃。中国人民当时应该有自己新的出路，这就是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冯玉祥当时还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只是朦朦胧胧有个决心：“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为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年轻的冯玉祥，在保定军营里清早下功夫练习喊操，格外勤奋地练武。宏亮的噪音招致睡懒觉的老兵嫉妒、挖苦，送了冯玉祥“洋点心”的浑号，意思是当兵这样卖力，洋鬼子来了，必定用“洋丸药”（子弹）先崩死他。可冯玉祥和朋友们说：“好兄弟，我真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到成全了我”。因此，冯玉祥特意刻了“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长期保存着，后来给人家写对联，有时还盖上这个图章。

冯玉祥将军就这样从年轻时抱着献身国家民族的宏愿，开始了戎马生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士兵、副目、哨长、队官、营长擢升为团长、旅长、总司令。他在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里，有时受骗上当，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他由于有一颗始终不渝的爱国之心，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政治上不断进步，终于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新

民主主义的中国（见周总理在冯玉祥追悼会悼词）。

周恩来同志早在他六十大寿时，专门写了祝寿文章说：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来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冯将军的一生，有这样几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滦 州 首 义

冯玉祥将军当兵，志在报国。为洗雪国耻，他勤学苦练，每次考书、考操，均是第一，寄希望于“强兵”御侮。他由普通一兵逐步提升到营的管带（营长），愈来愈痛心地看到新军中官僚权贵贪污腐化，虐待士兵，根本不以国事为重。莽莽神州出路何在？他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冒着杀头的危险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武学研究会”的秘密团体，阅读、宣传民主革命的书籍，串连有志革命士兵、军官，摆脱了忠君封建道德的羁绊，走向了反对清政府的立场。当时担任袁世凯新军二十镇（师）统制的张绍曾也倾向革命，此时军队驻在奉天（辽宁）新民府。清军陆军的章程，每三年举行一次秋操。冯玉祥和他的战友，准备利用集中河北滦州秋操的机会，联合第三镇举行起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

一九一一年秋天，革命空气弥漫全国，一触即发。就在第二十镇调往滦州之际，霹雳一声，武昌起义爆发，这是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清宣统三年阴历八月十七日）。青年官兵欣喜若狂，急于马上动手。清政府见形势突变，紧急命令部队停止调动，只留金铭、施从云、张建功先头三个营驻扎滦州。冯玉祥等留在新民府坐卧不安，在家里搞了一架油印机，印刷革命传单，每次印四五百份，到各营去偷偷散发，不料，从油印机上出了问题。一次，冯玉祥派护卫兵取机被范标统（相当于团长）撞见，一检查信件，发现大堆的油印宣传品，暗中对冯玉祥监视。清朝接到第三镇告密，把二十镇张绍曾调走，起义计划落了空。二十镇的革命党陷入了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冒着风险在海阳镇和金铭见面。他们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铺子里同炕而卧，交谈当前形势，决定立即在京津附近起义，使清朝措手不及。当时拟定作战计划：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发动，三强的骑兵在秦皇岛西山嘴出动，炮声为号，王克清为左翼，冯玉祥作预备队。到时间，冯玉祥的部队先袭击炮兵阵地，而后合占山海关，分头进击北京和奉天省城。会后，滦州大街小巷还贴了反正文告，公开反对帝制，革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准备工作还未完成，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成立了北洋军政府，公推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向全国发出署名电文，宣布反对帝制，拥护民主共和。一时间沉寂的地方，革命空气陡高万丈。滦州地处京畿，清廷震惊，心胆俱裂，北方的军心全都动摇。袁世凯手忙脚乱，派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压、抚慰，这

个家伙是个心狠手毒极端狡猾的人。王怀庆原同金铭的哥哥金镜、施从云的哥哥从滨是换贴的把兄弟。王第一步妄图以兄长的身份软化他们。他来的时候不带随从，骑一匹马，金铭、从云把他迎进了军营。王怀庆见面的第一句话：“你们做得不对，你们不该乱来！”金铭回答说：“你来得正好，你得帮着我们干。现在大都督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你休想走得了”。将领头目将王团团围住，要王举义。一位排长用枪口顶住王怀庆的胸口：“你不答应，咱就开枪！”王怀庆心生诡计，假意答应。大家拥戴他进城拜印。大家一同骑马走，王怀庆故意把马勒住缰绳，让马乱蹦乱跳，金铭忙问原因，王怀庆慢慢地说：“我的马是头生口，野性不驯，最好大家让开点，不然就会出乱子的”。他们信以为真。哪知这个马弁出身的王怀庆，突然掉转马头，拼命抽了一鞭，一溜烟落荒而走，等到大家掏出枪来，人已无影无踪。

王怀庆逃走后，金铭、从云立即召集军政府会议，主张先发制人，进攻京津。谁知第三营张建功表面应允，暗送情报给清军范国璋。王怀庆打不过滦州起义军，又生出毒计存心诈骗，卖友求荣。金铭、从云带着一百多官兵去王怀庆驻地谈判，万万没有想到他会下这样的毒手：金铭、从云到了那里，王怀庆避而不见。金铭正在质问，伏兵四出，将他们全部捕拿，电请袁世凯发落。袁世凯复电后即先将金铭杀害，他就义时，骂不绝口，同时牺牲的有施从云、白雅雨、张振甲等十四人。金铭被杀害，王怀庆叫人撵金铭的护兵黄云水走，黄指着王怀庆的鼻子大骂这个害民贼：“甘心当清朝的奴隶，出卖朋友的猪狗！”王当场又杀害了黄云水。

滦州起义彻底失败，冯玉祥也被幽禁起来。滦州起义只

是辛亥革命怒潮中一朵浪花，但它是冯玉祥生活道路上一个新的开端。他心如火焚，裂眦发指对天发誓：“假如我有一天风云际会，誓必继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

驱逐溥仪

冯玉祥先生与封建帝制势不两立，作了彻底的、不调和的斗争，最值得人们称道的是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

逐溥仪之前，他曾粉碎由段祺瑞一手导演的疯子张勋复辟的丑剧。民国成立以后，北洋军阀之间斗争日趋激烈。一九一七年五月，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的职务，矛盾公开爆发。段祺瑞逃到天津，鼓动各省督军攻击国会，授意倪嗣冲、张勋召集直、鲁、豫督军会议，驱逐黎元洪，这就是所谓的“府院之争”。最后闹得段祺瑞骑虎难下，想出一条妙计，把大辫子张勋捧出来作调停人，默许他复辟。张勋乘机进北京，搞复辟逼迫黎元洪下野，拥护废帝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全部恢复清朝旧制，重新挂起了龙旗。

冯玉祥当时被免去旅长，调任六路巡防营统领，驻正定府，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很激愤。他说，洪宪（袁世凯）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么？一定以全力和这些丑类拼一场！

决心一下，立刻行动，把自己的房产典押五千元作讨逆军费。他乘上了火车到天津活动，刚到丰台车站就遇到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向冯说明代表十六混成旅，请冯回廊坊主持讨伐张勋的大事。冯玉祥告诉薛当晚要赶到天津去，

尽快在当晚赶回，同时向薛子良交代三条：一、安顿好眷属；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三、用冯的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费。冯玉祥叮嘱完了，直奔天津。他一见到陆敬章，陆沉静地说：复辟的事是段祺瑞一手弄出来的。因为段出了北京回不去，于是先把疯子张勋放出来，再把他打下去。这样，既能取得“再造共和”之名，又能借此机会重回北京。解铃还需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吧！

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看到时机成熟，摇身一变，又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他正苦于手头没有讨张勋的军事力量，听说冯玉祥到了天津，喜出望外，要冯玉祥带领十六混成旅讨伐张勋。

冯玉祥痛恨帝制，当即表示：“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势不两立！”放下了段祺瑞解除他旅长的仇恨，迅速回廊坊率军讨逆，向张勋的辫子军进攻，如摧枯拉朽。冯的部队进到丰台车站，与曹锟、段芝贵的部队会合。五月九日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城。十二日，讨逆军发动猛攻。冯玉祥带领部队绑了四五十把云梯，天亮时爬入城内，开了城门，从先农坛攻入天坛，辫子军挂白旗投降。张勋见大势已去，象丧家之犬躲入荷兰公使馆。复辟这出短命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驱逐溥仪，那是在首都革命中发生的。二十年代初，在南北军阀混战中，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反对内战，主张团结对外，共雪国耻。居然被段祺瑞斥之为“妖言惑众”，成了段祺瑞的肉中刺。当时冯玉祥还得罪了吴佩孚。冯玉祥在河南当督军，吴佩孚来电报，要替他筹措八十万元，并规定以后每月划拨二十万元给他。冯玉祥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